性理要刪 坤

日仁13
915
2 止

門仁13
號915
卷2

性理要刪卷之四

翰林　葵陽　黃汝憲

文元　一源　吳文光

後學　盟先　程登對

書林　任宇　葉天民　刊

學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畧末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君子之學必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

所進退今之學者有三弊

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于聖人之道矣

為學大益

大中天地之道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變化氣質与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浮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寬而栗六云是教人變化氣質○學者大不空志小氣輕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靜觀萬物之理浮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浮吾心之樂也雜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智仁君子之學成

講學始力學者守此四字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驚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

攝伏身心之助

之接物將无所處而不當矣○人無英氣固安於畏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今設教自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倨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然甚所以求之者不惟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便塵憲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程子云學者

五峯議論好處

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南軒張氏曰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者万事之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講學不可以不精也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驚於高遠則有蹤等憑虛之憂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致知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

學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職

宗學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

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
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寔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
行愈達○東萊呂氏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
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抵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
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論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
雙峯饒氏曰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
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為之則敬非真
敬而其為敬也必疎畧義非真義而其為義也必駁雜所謂不
誠無物也○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立乎遠大而
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窒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道
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

學道如禹治水

二者學者切己之事

必自下流始河之外名川二百夫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
亦濬之以距於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
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
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
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之地太極一圖程子終身秘藏
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
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小
德之川流道之泝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嘗偏乎小德而
欲窺覘乎大德舍泝而尋源者也

舍泝尋源

學在知養所有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

學者所以操心

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其氣欲正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也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持敬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西山真氏曰往昔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

銜轡隄防

作聖之梯階

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臨川吳氏曰子路聖門高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已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為百世之師親承修已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一心敬為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肯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敢為充不

敬字之法不過如是

肯為不敢為之心而進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

主靜

惟靜者可以為學

清靜中一物不可着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纔着纔動○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是指聖賢否陳潛室曰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卻不今聖賢

省察

龍見雷聲

程子曰尸居卻龍見淵默卻雷聲○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与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卻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与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真能慎獨

知行

勉齋黃氏曰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凍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鏘。鼜鞉。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為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致知

程子曰知至之為實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禮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巢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于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邪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臨川吳氏曰聞見雖游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雜論

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五峰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延平李氏曰受

聖賢傳心之要法

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義利

二者義命有自令之理

藍田呂氏曰舜受有義得不得有命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弥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令之理無從而間焉

二者蒙命有定令之理

有義無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浔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也嗟夫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萬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五峯胡氏曰處富貴与天地同其通處貧賤与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存亡浮喪而以介意乎

君子小人

王者建立邦本

孟子撥亂反正之大綱

聖人以陽為君子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譎怪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虱如鬼蜮孤蟲如盜賊洶洶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君子小人之極少於內

出處

程子曰擇才而用則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售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為之

王允謝安其庶

允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久其庶矣

教人

程子曰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所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推己及人之心則一

朱子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

先王之教所以為盛

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成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今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絶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季學校之設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耳何則今之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欠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帥友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上蔡謝氏曰申頴自謂不可一日無矣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与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緼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与

不可一日無矣無可

古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

談經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畢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椎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程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

談經者四病

毛董有儒者氣象

人君為天下之平
問西漢酷吏傳杜氏特知杜張何如

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史學

南軒張氏曰於定國為廷尉有驚棄輿馬者上欲誅之什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繹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元城劉氏問馬永卿曰西漢酷吏傳班氏特怨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論者以謂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

杜張一等人
此產立公孫洩之事
問新舊唐書優劣何如
其病正在此兩句

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絶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和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使張湯入列傳則世淂以議已故拜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子產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不因其為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蓋文章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良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功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

未易優劣也○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焉不能褒貶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攀天下莫之能移馬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慎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公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為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於麟止勤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公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央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扼天下之筆乎

字

臨川吳氏曰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鍾鼎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寔多○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妍以悅人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紀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若唐若宋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然亦間見於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詩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屢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乎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凛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黎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

新昭愔愔之語

詩家中興

彭澤一源

三家各得杜之一体

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為頌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浩翁於蘇迴不相同蘇門諸人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絶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詞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

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寔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成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章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

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龜山楊氏曰六經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救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衆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掇文然後為學也而其縕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窮困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經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燦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為庶幾

六經治世之文

古今不易之至論

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倫蓋千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和靖尹氏曰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為六經自左丘羽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也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奇偉氣非國語之比也○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列六經而聖萬世

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曜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艸木之行列聖賢之心純有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不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紀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礼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列為六經而聖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所以盛而莫能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

法言仁長楊較猶之流

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浮弊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其所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可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秦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忧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亦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猶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

仁義之言藹如

韓愈神但聖伏之嘆

歐陽不愧韓氏

降近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益之不足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然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探討服行之效故其論議古人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其徒亦但以剽掠儷竊為文之病教人自為為韓之功蓋未免裂道与文為二矣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

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公未有聞焉然語其徒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又曰我所謂文必与道俱其徒之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与文吾不知其果為一邪為二邪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

申韓原道德之意

問邵言老氏為五也○朱子曰康節晉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

老子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浮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兮而

子平易之用而朱子非之以為老子孟子各有体用其說实在曹參有体而無用

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与之是也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存心養性克廣其四端是也○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寔是如此○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指氣無指理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菴詆其有氣橫渠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菴詆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

者字句絕

伯夷全性命之情
莊周未知天下之大本

莊子數語甚好

內政寓軍令何如

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永名可乎周未知天下之大本也○朱子曰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轉運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今若見不今曉焉敢如此道

管子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霸圖之後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令觀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為內政自五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帥之以為軍令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難善寔利有意為公雖公寔私成周之法也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柰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霸者之私哉

問管子內政視成周居民會民之法何如

武人之根本
文士亦當盡心

聖人文武並用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縝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蓋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并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干三篇論語易大傳之流是啟人君窮兵黷武之心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與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三者循言皆可以入道

荀子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趍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艸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

六心則天而道

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惡則以為偽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汚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汚濁耳學者必欲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重子度越諸程子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

漢儒近似者三人

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朱子曰

仲舒識得本原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身修身可以治平仁義禮樂皆其具是也○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西山真氏曰

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及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尤所謂知其本原者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

仲舒知本原

仲舒終始守正

可嘆哉

楊子

漢儒以子雲為賢

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按閣之事蓋未必有然跧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朱子曰楊子云德隆則㬎星㬎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見○又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與日爭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係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係於日也載猶加也以日爲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

潛心玄味

問先儒謂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何以明之

也日終之光漸加而魄漸沒光漸消而魄漸復○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西山真氏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曆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畫夜合八十一首之贊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王仲淹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顧乃挾其窺覘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足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復據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參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

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贅易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弘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与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烏何足論而欲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欲徒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

問荀楊王韓四子優劣何如

仲淹之學頗近於正

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浮為無罪矣或曰仲淹之學視荀楊韓氏亦有優劣邪曰荀卿之學雜於申韓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

韓公第一義之。士。○朱子曰原鬼不知鬼神之本○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耳○西山真氏曰史稱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裡佐佑六經又曰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異黜乃去千餘載功与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議論乃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所以不同○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自清淨寂滅之教行而原道諸篇作語道德必本於仁義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

問史氏稱韓愈孟軻揚雄相表裡何如

功齊力倍

泰山北斗

史氏存乎獎善

聖人言道必及器

斟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總論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差得如愈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楊子善惡混之說僅足以比告子退之見得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此退之所以不易及○問董楊王韓四子優劣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只有文中子韓退之二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卻是以天下為心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他只是要討官職做只是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每日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問荀楊王韓四子曰或流於申韓荀或歸於黃老楊或有體而無用韓或有用而無體王不可一律觀均之未盡善也

歐陽子

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浮韓愈學者以配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富而教之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畏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子

退之所以不易及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

一出爭濯磨

歐陽之功為多

朱子荅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其闢禪學也
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而反之正哉直掠
彼之粗以夸其精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安浮不
為之詘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鼂山猶以為标水救
車薪之火況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為燼而後已又謂蘇乃氣習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
氏附會以濟其邪子嘗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
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正王氏初亦豈有邪心只不知
道故流於邪蘇氏之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附
會之巧乃謂湯武篡弑而稱首哉為聖人之徒逞其私邪無所
忌憚不仁王氏之下原情以差其罪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
已以此論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
非楊墨之比孟氏復生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
書曰來書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夫蘇氏之失著
之乃見似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秉規取相位力引楊畏使
傾范公既不效復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
為今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陽抑
陰用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陰竊公排
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吾弟愛蘇氏之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
之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
無匹但矜豪謫詭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每讀未嘗不喜既

學聖人不如學道

喜未嘗不厭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与聖人為兩物了○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學者貴乎知道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給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翰林 婺陽 黃洪憲 纂
文元 一源 吳文光 參
後學 盟先 程登對 閱
書林 任宇 葉天民 刊

唐虞三代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允式不諫允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華陽范氏曰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聖人同歸者

道

宣王所以成功

內順治而外威嚴

聖人遇變而通聖人達于自

之所以同歸於道也○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
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
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
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
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五峰胡氏曰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
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
難矣○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
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
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
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

知大綱然後本正而末定

仲尼不能听魯衛之政大人以礼樂正天下

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五峰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
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
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
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
尼之德公不能聽魯衛之政矣○涑水司馬氏曰大人者願時
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
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
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己若也朱紱而縷簋反坫而三歸此
其器豈不小哉○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

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元凱失左氏之意

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夫立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

玷於獻公未殁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殁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

用人尚古人之意

請王者之隧圖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當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

子餘非咎犯可及

趙文子之勇何如

談笑當俎甲之變

寖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裏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恢者血氣也其勇者義理也○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率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鄭子產事簡公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

子產從容回幹

大人於一之業未開
子產浔聖門器使之道
范雎談笑而取秦柄
毛遂者名楚趙

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於晉欤豪宗大姓弭然聽順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立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浔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央起著名楚趙苟非見弃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人者

奇人節士無以自見
秦利趙若為將
馮亭徂詐之術

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趙括虛張無實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以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謂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長平之敗不惟一趙括為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絶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浔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寔欲據秦兵於趙此蓋馮亭徂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

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

仲連非策士所及

仲連頡頏一世 仲連天下士

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強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強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徂詐之術弃齊鎧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括為之哉○魯仲連以戰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縻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若惟其有所欲故也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固以天下士奇之矣○龜山楊氏曰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

諫壁睨柱

君子所難

全璧歸趙

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睡虎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之是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列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雌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弃國而逃況一璧乎雖与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不三数年趙卒有覆車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滜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缺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浮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慮

千載一人

屈原忠而過

問春秋材美之善与夫事業之大其人為誰

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惕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欤○朱子曰屈原之心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則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季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審見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於世如齊之鮑叔

漢唐未見其右

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愚竊以為春秋之時吾道与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後來愈出愈奇

秦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朝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橫汙行潦弱翁稚于可塞窒而濟彼益以是而動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某焦者亦幸矣○五峰胡氏曰一氣

夏殷周所以王天下

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與氣復而滋萬物生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不可得而敦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季辨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吞弱智詐愚禹之制浸墮浸紊以至於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墮浸壞以至於紂天下大亂而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

舊而五教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者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

漢唐之盛不王

西漢

高祖不守關有三事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然而須放項王入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業三章之約仁也納三老董公之說為義帝編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義也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耳○

高帝之興有合乎此

問陳氏謂懷王之立乃天將以興漢而懷王之死乃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得於項方其議遣入關也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懷王為能右己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沛公之帝業又於是乎定矣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釁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祗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漢高為

范增之謀祇為漢

策題

文帝修代來功

文帝明先後之宜

老夫故越吏

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罪在曹操○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而立之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史於其編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雖洽乃修代來功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遣使遺以一書佗即自太帝制下令國中帝所與書首稱曰朕高皇帝侯室子也故其報書首亦曰老夫故越吏

賈誼為當時英俊

兩事不可同日語

也若吾以驕弊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裘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問文帝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與唐之藩鎮邀節旄者何異潛室陳氏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兩事不可同日語○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

便是湯文以上人

問先儒謂漢武去秦皇不甚相遠其不至亂亡者四事何如

非天理如文帝豈是人欲曰晦翁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文帝只是天資粹美若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民獨迫於威而强服耳一也武帝所為每与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名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湯然盡弃名教如秦之為二也輪臺之詔雖晚然誠意所動回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与民休息矣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後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托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而惠澤復流四也以是觀之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向使武帝老不知悔雖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卽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機所係也然其祚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蓋嘗冀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魂交黃

武帝更張之美意

帝而梦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觀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習非三代之宏規至武帝以公孫弘為相封平津侯以激厲儒者此武帝之美意也然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為相孰不欲競章句之末以僥倖於一遇況漢家以列侯為相雖為陋規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歉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故自弘之侯也而由相封侯者史目為恩澤侯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兢而士大夫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夫命相之

武帝一舉兩失

變法所以難

漢家不易之論

三代公天下之心

王道如精金美玉

文帝資美而術高

法變而相者非古儒儒者之心術壞封侯之法變而侯者非軍功士大夫之氣習壞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此變法之所以難也○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霸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已非弔伐之心其立國規模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心雜霸固有自來矣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文帝雜於黃老其設施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宣帝又桓文之罪人西京之治本乎天理仁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所以制治保邦而無疆者○庸齋許氏曰順德逆德之辨昭然与日月爭光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伏羲而西天下響應者董公也子房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

昭然与日月爭光

激發天下之大机括

子房未有此

大計

蕭何相業之大

蕭何得為相用人之体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㠯宏遠矣高帝征代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首薦韓信為大將此㠯得為相用人之体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為道㠯寬裕有識矣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何不能贊助高帝遠追三代之法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參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淫樂不聽政而不能引又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潛室陳氏曰項羽以巴蜀為炊地而謀遷沛公沛公㠯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捨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所以強沛公之行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至於蕭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畧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于歸信之手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畧同故戲楚之效同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方羽之王高祖于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于一擊之間㠯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為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

張良說沛燒絕棧道

三子智謀畧同

高祖知成敗之勢

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于引兵故道之時而在于不攻項羽之日不在于拜將之後而在于聽諫之初○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位次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與曰漢封功臣三事最重曰從起豐沛從入關中破秦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又皆帷幄謀議故不與○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其心特畏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圖

問良平不与十八侯位次何卻

人臣立朝徇義

王陵之責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不遇之于爪牙未就之初而挾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劫鄙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斬出於吾身也義理尚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而亡呂氏矣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紓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出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重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重

金注

以高帝之明悟悟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質濟之以深慈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帝計者盡忘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今使貴者不淩賤者不迫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毋禍而已哉○南軒張氏曰賈誼論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鶴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可謂不時矣又為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籍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而不得志而与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竝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驁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是亦不知量也○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不學之過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忌故其氣餒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

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

賈生通達當世之務淵源純粹有餘意二子氣象如在目中

賈誼之論義有足稱

二人顯名當世

霍光可當大事

公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公浔為宰相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其壻即論劾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邪謀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公無全理矣皆由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不學故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鮮不喪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之則庶幾為蓄德之要○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也然四方有異聞或盜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公聚乎有聞矣惜其進之不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漢將誡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在勇而不詳也充國聞西羌之事則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与孔明渭上之師何異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圍强而西戎坐消焉此始三代之將非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

當大事屹如山岳學者要當觀其大節

魏相詭遇獲禽之心

此誠宰相事

魏相既有聞

問充國屯田金城其規模与孔明渭上之師何如

充國三代之將

拔出倫輩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
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涑水司馬氏曰夫
宰相所以制陰陽者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
薄於宇宙庶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
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法之失
中不省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
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
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
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產
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
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
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
無所與而曰王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邪愚以為丙吉自知
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詭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
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所以處之之道
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
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容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
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
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綱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
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
中外小人竝起而乘之身之危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

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

復救況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小人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二子曾不知此邪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而斷其平生若更生

更生晚歲氣象殊勝於前

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敦篤者矣○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大臣號為有正論者王嘉何武師丹耳然是時元氣先敗疾皆入之而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

大臣流為正論

大臣宜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以自輔庶可以扶元氣消

沈痼苟徒一事一人之指陳無益也

東漢

光武不任功臣為三公何如

南軒張氏曰光武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非立賢無方之義在易之師

高帝正犯此義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忠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共圖紀綱以為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宜茂所以養浩後來許多名節

問光武不及高帝規模何如養浩後來許多名節吳漢終日當如對陳

矣○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皆是謹厚周密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南軒張氏

子陵言論風旨何如

子陵名高一世助成東京風俗人才

曰考子陵之言論風旨非長往不返者彼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辨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其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享其尊禮則非其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子陵名高一世而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為力多矣○李固杜喬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但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固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固為首相便當名尚書發梁冀毒帝之姦名其為賊蓋可誅也而昧於大幾卒成冀奸此其失之於後也盡忠國之心而無克乂之才惜哉喬在九卿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相已制命於冀相与就灰悲夫○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

光武明章之烈

中州士大夫惟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其故何邪

武蕃事當至難

羊羔之節

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烏在其為貞孤哉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安其不以穆為過也

○朱子曰溫公論東漢名節但知黨錮諸賢就死不避為光武卻是黨錮之禍歐之也且以荀氏論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遂為曹氏之臣而不知其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之計故不覺淪胥至此耳○南軒張氏曰實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但欲速

決為誅小人之計夫宦者雖有罪豈無先後輕重之倫乃欲一
槩施之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
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武於靈帝即
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植其難心服乎故王甫亦得以藉口
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
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辨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
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是哉然辭爵之疏辭達義正東京
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問王允不免被
害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以仁為己任卒以謀疎見殺
然陳王猶是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若無言責官
守則如東海逢萌憤三綱之既絕掛冠浮海而去可也朱子曰

陳蕃辭爵辭疏

漢代人豪

蕃允不為武子之愚

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
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
然為逢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
其時義之何如与其所處之當否可也○南軒張氏曰高祖洪
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
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而高祖之對乃項籍光武
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
泛駕之馬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
固不及高祖而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高祖所以維
持經理者類皆疎畧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彭城之辱一時
功臣類皆亦族由其學不足以之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

高祖洪模大略

光武善守何如

要自儒學中來

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戰審黃石存邑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名節之稱起於衰世而衰世之中實有賴乎此西漢之儒者子甚病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故自叔孫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耿相印封侯學士皆欲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耿直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安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符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光武中興尊德義賢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守義不變至於桓陵之後國勢奄奪羣狡竝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為題榜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直

一時君子維持之力

問東京黨錮諸君子先儒嘗加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有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嘆其于學有未足試即其世指其人而論之

問名節起於衰世衰世之中尚亦有賴乎此否邪

欲一施之而不復顧是又失亭屯之法矣蓋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所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乎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与使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大立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大立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乎蓋天資又嘉美焉耳而其所処張譲之事亦非中節此又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黄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景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顔氏之科矣○門高光之処功

問先儒論東京黨錮諸君子使在孔門有當入仲由之科者有當居顔氏之科者其人為誰

大立持心最乎

當時人物之領袖

問高光之処功臣何如

臣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説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相艸昧功臣豪傑難収人心素定一則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監戒覆轍務在保全

孔明有王佐之心孔明必求有成

三國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将為曹公所拜取而與劉則可也○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淮陰平日名太畏而武侯則隱於隆中

問淮陰武侯人品高下不同而論其功業則武侯遠不逮淮陰何邪

天下奇材

策題

張良近太公之材略

當時已謂之臥龍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聘而後起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孔侯不能取勝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輕之曰吾平日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以淮陰名素畏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与立三國人才可与權杜欽谷永可与適道而不可与立故附王氏陳蕃實武可与立而不可与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

寓欲養心之助為多

孔明三代之佐

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

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朱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皆已得於天資然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寓欲養心之助為多○南軒張氏曰武侯左右昭烈父子明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蓋凛凛乎三代之佐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方天下雲擾之初矦獨高臥照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往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太公類非後世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

萬世相天下之法
孔明知為相之体

萬里雲霄一羽毛
于吳知孔明之心

荀彧智勇兼人

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關武矣語也可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楊顒之諫孔明豈不知其忠食少事煩使敵國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重愛其身其若是者何也當時事勢如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曰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纖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庶乎知孔明之心○鄱山楊氏曰荀彧智勇兼人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豈誠有忠貞之節與抑欲以晚節蓋之與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安得無罪與其臨大義斷大謀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迫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得乎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文若才似子房道似伯夷似伯夷忍事操乎

問昔謂荀彧之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其說何如

東晉為國大義安在

元帝自為封殖

祖逖擊楫渡江

晉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幾三綱是也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乃自為封殖而無謀國之誠懷卒蒙塵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反從而制之愍再蒙塵懼天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

建國規模不宏

太宜晉室名臣絕倨

東晉人望

以塞責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不復不競氣臣賊子如王敦肇不旋踵而起矣○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為晉室名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少時以孝友篤至稱一旦投富貴之機趍功名之會就使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乎○朱子曰東晉時所謂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問庾亮欲移鎮石城討趙王倫之何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寬弱之師討强暴之寇不格明矣道寧非不知蓋道寧與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道寧於此復沮其謀遷云以激其怒故陽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

王儉自比謝桓溫本無策王儉自比謝安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名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晉室之勢亦甚姑矣謝安從容成功方略素定而明於用人也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而勝之已先奪其心淝水之戰勝算已在目中至於卻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遷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安見之明矣嗟夫

謝安方略定而明於用人

勝算已在目中

謝安誠与才合　東晉人物傑出　殷浩謝安優劣何如

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堅百萬之師然安非特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与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与才合故也亡大事者非誠与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問殷浩謝安少有重名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安卻符秦安晉室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拜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弃帥芥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安不成則為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朱子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踊躍不寐而行師洪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弃人間事導引辟穀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鶴山魏氏曰世之稱美陶

心胸面目何如人

能言之士莫及

紀唐之節

陶公自得之趣

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耆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詩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臨川吳氏曰靖節高志遠識超越古今其令彭澤也不肯屈於督郵而去誰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始欲為孔明之事而無其資子有詩与子有疏志趣之同若樂之安父子夫婦又如此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無愧焉忘言於真

靖節志識超越古今

陶潛述酒荆軻等作何如

一身三綱無愧

意委順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疎之襄王信讒放之原不忍見宗國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非為秦所滅子房為韓報仇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輔漢滅秦誅項然後隱去孔明勸照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漢室卒償其所言淵明自其高祖為晉忠臣晉祚將移既無昭烈可輔以興漢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憤悶之情發見於詩四賢者遇時不同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其心一也

四賢君臣之義重

唐

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閑閫麟趾之意安在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

問閑閫麟趾之意安在太宗有濟世之志

速不能正名弔伐反以堂ㇾ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徵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今事太宗可乎○龜山楊氏曰陸宣公贊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在朝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朱子曰賈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宣公不及武侯武侯較剛大嚴密○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可不養素自重邪○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業守以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控扼天下之喉

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
宣公杜門集古方書
問史以陸宣公比賈誼何如
問宣公比諸葛武侯氣象何如
養素自重
問張巡之才之義之功何如

問古有真朋黨而不能去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試陳其實

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傾斯可謂之功矣以張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曖曖者邪○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秦以暴政亡故漢尚德行而莽時多節義之士世祖興而衰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若視如歸而不明乎義理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為夷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元城劉氏曰東漢禁錮諸賢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世牛李之徒真朋黨而不能分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黨之与類相似而不同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溺聲色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

問自古有知賢而不能用又有知賢而反罪之者有知佞而不能去又有知佞而反用之者其故何如

所論可為萬世鑒

人主致治之本

策題

於神僊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若乎○豫章羅氏曰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愈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惡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唐太宗知字文士及之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石守道言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所論可為萬世鑒而未推其本也以內則清心女后不能亂之以外則知人奸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東萊呂氏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貫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寔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畢汗寒淺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与十八學士之選以庶君集

漢唐圖畫功臣孰先何如

漢文兼二者之長

讀書不識字

兩漢明良屬意邦本

之小人哉与淩煙之數皆失實也潛室陳氏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処者亦多二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成便有相軋之勢漢時卻有教化之意寓於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問漢七制景昭何為不與唐三宗宣武何為不錄曰景帝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

五代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仇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駁議優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劣於操君賢以為東漢之純臣與彼視天下無足与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人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宋

朱子曰神宗極聰明真不世出之主只做得不中節王介甫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近得周益公書論呂夷簡范仲淹解仇事曰范公獻百官圖頗譏呂相呂不樂出知饒州後元昊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郭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李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公子堯夫乃以為不

呂公補過之功

然刊去此語某謂呂公方寸隱徼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天下實被其賜范子平日胸襟豁達豈有匿怨之意況公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此言猶可驗忠宣之規模廣狹与乃翁不能無間意謂既排申公復与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卻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文正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韓魏公琦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問司馬公光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浩然歸重呂申公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年公起知河陽又乞在京宮祠神宗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詩臣

文正公以天下為己任

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二公出処為優劣

不得不退処○樂庵李氏曰荊公於処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言正中荊公之病可謂公論○或曰鄒浩以諫得罪世疑其責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病不得罪世疑其責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病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龜山楊氏曰曾子開肇不以顏色語言假僭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体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李公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奪可謂一世偉人○趙丞相鼎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不滿人

溫公言中荊公之病

慎重得大臣之体

庶幾前輩風流

一世偉人趙丞相中興名

臣

五今宰相

忠堂云愧蘇武

本朝起越古今五事

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理會得故人以是欺之○胡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今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今○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皓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之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耳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朱子曰張魏公淺材力不逮而忠義之心人皆知之然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天下事未有不与人共而能濟者○程子曰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

百代殊絕人物

心事如青天白日

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以忠厚廉恥為之紀綱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故朱子稱其磊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稽古正學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性理要刪卷之六

翰林 葵陽 黃洪憲
文元 一源 吳文光
後學 盟先 程登對 閱
書林 任宇 葉天民 刊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主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

聖人無棄物
臺諫以天下公議為主

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憲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為良善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弃絶之不幾於弃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弃物王者重絶人○元城劉氏曰聖人深居九重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与賢而役其獨智

人君清心虛己

朝廷四方之極

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滌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逃矣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禁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儼恪常行於甲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遐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威有所當加

忘勢則昌

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致堂胡氏曰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与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与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五峰胡氏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壞矣○天下有三大大幾也大本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上得天心以列聖之德業自期則中得聖賢心以保養天下為事則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其大幾有四曰救弊之幾用人之幾應敵之幾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夫婦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刑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炎衽席偏言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義理羣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羣生婦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

則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衣服飲食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其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倫至於此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途無不服○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策臨博愛廓然太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悃內○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然邪正之驗出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

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閨睢之德后宮無盛色之譏
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
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賢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
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
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
徹朝廷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
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浮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浮以修而
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
道舉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浮其正是數者一有不
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
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浮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深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
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
棘淨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湑衣服次舍器用財賄与
夫宮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
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
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
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可以為後世法程也○人主
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与圖事反覆
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
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愈久而愈暗矣○西

知父母之心可以知天心

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勵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

君德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祥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不離正人○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

仁義人主之術

三代所以享國長久

不知畏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而義不可過也○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周召所以啟迪其君者如出一口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率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姑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

伊周所以啟迪其君

君子体乾法坤

汉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脩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故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聖人之學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接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韋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於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奠而後發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畋於酒於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

帝王務學其要
聖人經世大法

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

法
明君以務學為急
聖學以正心為要

人君所以端拱無為

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弃萬務嘿然无坐之謂也稽無遺周公之

人君之法具言則人君之法具矣○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理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學又有邪正之別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當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舜言執中繼之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孔子言克復申之以四勿言四代禮樂申之以放鄭聲遠佞人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顧治之主而莫克有志如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未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

千聖相傳心法之要

三者交致其力
聖心日明水清

萬世不可易之定論
教諭以仁孝禮義為本

政事矣○西山眞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日明如水之清則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儲嗣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言天下之命擊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与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

三代有道之長

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德有承上之必浔周公召公太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城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与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脩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誼之所言而不忘乎先王之意降及近世帝王所以教子之法不過記誦書札之工雖極於邪修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察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脩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与親密無間者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去之流而已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聖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

明珠夜壁

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不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君以知人為明

君人者如天不於上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華陽范氏曰君以知人為明人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業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不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

君臣萬化之原

天下大戒

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五峰胡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矣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朱子曰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臣道

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

人事庸君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
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不也必也誠積
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
過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
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亦其次
欤○致堂胡氏曰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
心莫難正如偏心大人格君心之非若此等也要使君心常
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清則流
潔古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豫章羅氏曰士
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

郭子儀再造社稷之功

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

無怨怒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則流
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
殘刻武帝資臣一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士之立
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
固寵以欺君○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
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
乃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按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
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恢愚其君以為不足与言仁義下
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
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
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

武帝資臣一人

立身以名節忠義為本

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四者武侯事業之本

月星借日以為光

論治者貴識體

法者道之用

不敢為者公私也屹然中立無一豪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失如是以志足以行道道所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西山眞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武侯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四者武侯事業之本也○魯齋許氏曰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此危道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卻失其光臣道陰道理當如此此理殊可玩索

治道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先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蝗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為能

治道之要有三

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

聖人能使天下順治

先王以道治天下

聖人能通其

變于未窮 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

通乎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是也○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使視民如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治內採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所處豈常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五峰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任道而不在法後世反之此享國与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

先王經綸之迹

治道撮要 正君心而天下定 世之所以治安

教化朝廷之先務 廉恥士人之美節

人才各得其所 禮樂修而和氣應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

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是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五峰胡氏曰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海手鮮矣所受有分制而無貧苦矣由是無交易之侵牟無爭奪之訟獄刑罰省而民安禮樂脩而和氣應矣○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而每事又各有切要處任賢

立政之要
聽言用人之要

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樂聞儆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近緩而實易為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易為功○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寔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

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天下事有緩急之勢

天下之政出於一

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懷○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趍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畧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

要之以其正已可畏

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

問朱子言綱紀風俗何如

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者不得不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論議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廟堂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吾不信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關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羣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不繼矣○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告成王有若七月有若無逸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后妃又不忘乎織

王業之根本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

紓之事則心不存焉宜矣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美哉周之家法也以此奠世而猶有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大戎之禍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蚕織蓋推其禍端良由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蚕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以是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敗之原皆可見矣○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吏貴嚴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嗚呼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澹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与陽而已吾之仁義即天之陰陽也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顧泯於事之

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已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怛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與安人心豫服運掉仲縮惟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將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情渙散天下之患方倀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計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

谷斯濩民

古今立國規模不曰

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詐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代國之谷斯濩民之螗蜩也○曾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与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

禮樂

程子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聲音之道与天地同和与政通黍吐絲而商絃絕本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正与天地相應○五峰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耳乎○朱子曰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聖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後之人心未浔似聖人之心只浔依聖人所行樣子做○六經之道同歸而礼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而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

治極和至
礼以持性

礼者聖人之成法

聲音之道与政通

黍吐絲而商絃絕

聖人之心与天合一

六經之道同歸

周官礼之綱領

緝竟無全書其僅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礼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礼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古礼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聲幷改其律呂令浮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制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王相與之情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北溪陳氏曰人徒見升降揖讓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礼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礼器

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

至正大公之舉聖人所不諱

之大倫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斯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礼樂之用可知矣○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皆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宗法

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問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自春秋鄫子取

二者為政之大權

君相持此以勵世風
周公奉君父以天道

莒公子為後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須擇近親有來歷今明者立之父祖不至失祀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耳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樂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之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五峰胡氏曰笞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之不深乎

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聖人制四海之命不私已

問封建之法朱子取胡氏之論而又謂其難行何如

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

封建

五峰胡氏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公也○因論封建朱子曰此亦難行嘗梁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為害豈有涯哉沈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

作民君師

學校

朱子曰昔者帝王作民君師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學校而

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也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為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教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壞

先王教化所以為盛
問古者學校選舉之法何如

治心養氣之助

古者作人之功

剝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与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上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末學校之僅存者無幾耳○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敬敷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脩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于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鷄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徵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

聖王任輔相之道

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用人

程子曰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躰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于正矣後之任相者異于是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姦邪亦知其易

明君恭己而成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

君子勇於行道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

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元城劉氏曰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富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更相比周以蔽人主之聰明則惡日滋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華陽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授於君子則譽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

則君欲付大任於是人

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擧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仗節死義之士平居無事之時浮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致真有仗節死義之事○東萊呂氏曰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于閒暇寬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求

天下之事必有而解

善治者以成就人才為急

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魯齋許氏曰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憯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憯巧也故千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訣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姦邪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遠祿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欲成就人才者不患

人主自為社稷計

問戰國漢晉國之士何如

問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其故何如

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与行之矣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元城劉氏曰富家養山林不旦旦而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鄱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士遊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迄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邪○秉萊呂氏曰不離華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岩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

非常才有非常舉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職而已何以得稱其職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五峰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

聖王能致天下之治

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

本原之地在朝廷

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責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論官

程子曰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臨川吳氏曰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為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肯於事而深嚴刻酷又縱其下漁獵蹦躂音蹋歷略無憫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

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

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程子曰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有為利而欺者亦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朱子曰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諫諍

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違其所敝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是故奸直强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受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敝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与夫公卿及天下人之心其言之切孰与夫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

天下如一身

此者留矣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為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如此而已○華陽范氏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洋以上通上意浔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擊乎言路而已○元城劉氏曰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浔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功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戚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東萊呂氏曰諫之道有三難曰遠曰疎曰暌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暌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周設師氏之官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嫩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浔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

諫道有三難

周公致意之深

寔周公致意之深者○西山真氏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為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大臣可稱宰相之度

法令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元城劉氏曰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觀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傅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五峰胡氏曰法制者道德之顯耳道德者法制之隱耳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夏秋冬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非其人不行

聖人鼓舞萬民之術

聖人慎重之意

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繫於民心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不可行也

賞罰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

王霸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齊晉是也漢文行王者之道欲富

三王利大流長

文帝行王者之道

義信禮為國之本

王伯厚駁之異

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漢武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西山眞氏曰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子犯之為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為而為之矣王霸粹駁之異其不以此与

節儉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禎異

五峰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昭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

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肴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惧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荅天戒而已○西山眞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何如耳○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

孔子欲人君無所不謹

人主應之何如

孝星之類未易遽數文景克承天心消弥變異使四十年間海
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為淳厚之俗且建漢家四百年
不拔之業猗与偉哉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
滅戶不過萬文帝專以養民為務今秊下詔勸農桑恐民生之
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
而和氣應也

兵

龜山楊氏曰立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
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
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
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
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
之仁義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
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
蓋如此故聖人著之于六經以為後世法也孔明曰有制之兵
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擇將將之勇
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
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
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鶴山魏氏曰

黃帝堯舜先事為慮

古人域民固國之道

張徐以恕求清

問徐有功常衣用法何如

余少讀書于十二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于周有市井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鑾之儆有壺檮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各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刑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奸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衮為戒○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与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為聰明恃姑息以為惠愛上則視大官之趍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多矣○象山陸氏曰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

問張南軒論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有數說何如

大舜孔子寬仁之實

夷狄

程子曰蠻夷猾夏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卻之義也其餘列國

春秋謹華夷之辨

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

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是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干犯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訓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五峰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綱紀○西山真氏曰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者五胡之紛攘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強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厥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宣光之政脩而晉梁之政失也

萬曆丙戌冬任

宇葉天民重刊